

舟山诗话

宗圣觉：与石室同行

□刘辉

定海隆教寺，因赵孟頫《送瑛公住持隆教寺疏》名帖存世，而为世人瞩目。近年来借定海东海云廊、东海百里文廊建设之东风，古寺周边收拾一新，成为游览胜地。

赵氏书法名家，公认为二王之后，所以我们知道了时有石室祖瑛这位释教青年才俊，在杭州净慈寺书记职上，下派我昌国州，出掌海滨隆教寺。不过，这次因做诗话浙江舟山卷之故，发现石室并非孤身一人来舟山，至少还有一位法名宗圣觉的年轻僧人随行。

袁桷有诗，题为《次韵昌国宗圣上人》：

海上秋潮候月生，岛中瑶草不知名。每思大士超禅观，独恨秦王苦望瀛。龙吐戒珠残照影，雁横梵宇故乡情。妙年碧眼才翻锦，为念衰翁强入城。

袁桷，《元史·卷一百七十二·列传第五十九》介绍如下：

字伯长，庆元人，宋同知枢密院事詔之曾孙。大德初，闾复、程文海、王构荐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历两考，迁待制。又再任，拜集贤直学士。久之，移疾去官。复仍以直学士召入集贤，未几，改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至治元年，迁侍讲学士。泰定初，辞归。桷在词林，朝廷制册、勳臣碑铭，多出其手。所著有《易说》《春秋说》《清容居士集》。泰定四年卒，年六十一。

后世，宗圣觉的老乡友人陈基，在元至正十八年（1358），袁桷去世

30年后作《送觉上人序》，开篇便说：

昔内翰袁文清公归老四明也，章甫、播绅与夫佛老之徒，仰乔松与瞻景星者，无有不登其门焉。盖其学问之博洽，议论之宏深，文章之雄且丽，蔚然师表一世。而吾乡觉上人宗圣实与及门者也。

从中可见老年袁桷在世时受爱戴之程度。

不过，袁桷修延祐《四明志》时，美化老爹袁洪以宋职官投降元朝的行径，被后人痛骂，一生英名被毁，这是后话。

袁桷的诗与陈基的文，说的都是宗圣觉从舟山渡海，到宁波城里去拜访袁桷的这一件事。

明人吴之鲸撰《武林梵志》，卷十一有宗圣觉小传：

钱唐广化住持觉宗圣，台之黄岩人，俗姓蔡。始从梦堂于四明。时怪石住大慈，招师居侍司。未几，又从石室学诗，日臻其奥，若赵子昂、虞伯生、张仲举辈，皆称赏之。后参南堂于本觉……宗圣无语，遂效古人顶弥勒佛像。旦暮行道，祈生内院。一日，取平生诗文稿悉火之乃逝。

《增集续传灯录》卷五《钱塘广化宗圣觉禅师》又云：

径山本源达手度弟子。励志讲学，怪石在大慈时，招居侍司。未几，往从育王石室攻诗。诗日臻其奥，若赵公子昂、虞公伯生、张公仲举皆称之。中岁知非，取平生著作火之，力空绝学之旨……久之豁然彻见怪石用处，年六十二得微疾，与众诀别，泊然而逝。

二

石室祖瑛离开隆教寺后，主持阿育王寺。这里说“从育王石室攻诗”有歧义，宗圣觉跟石室学诗还要早一些，当在隆教寺就开始了。

陈基是黄潜随弟子，诗文书画都属一流。他在《送觉上人序》里是这样评说宗圣觉的诗：“（余获睹）讽咏之飘飘然，有凌虚御风之意。”

当时，宗圣觉从金陵（南京）追随“大浮屠忻公啸隐、济南张公梦臣、东平王公继学”，“获望其清光，窃聆其余论，退而印之以儒墨，博之以骚雅，间以所长，簸弄云月，陶写性灵”。回到杭州后遇上正跟随黄潜在杭州的陈基，“解行李，出所作”，悉交老友指教。

宗圣觉赴宁波拜访袁桷时，很可能与师父石室同行。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十七收有《仰山熙禅师真赞》：

蜀僧昙简以文词振林，下邳是东南学者，翕然师之，育王观禅师才辩继其学，弟子熙公复继之，有诗名鸣。咸淳间。试嘉庆图诗，禁中定为第一。余获见于净慈，植节刻行，言语若冰雪，欲以蜀学广其徒，后归隐。仰山以逝，其嗣隆教师祖瑛，以遗象从海上请余赞。

袁桷梳理了一遍两位青年僧人的诗学师承。宗圣觉生于1299年，比石室祖瑛小了8岁。袁桷生于1266年，比宗圣觉大了33岁，故有“妙年碧眼才翻锦，为念衰翁强入城”一说。

三

研究宗圣觉，一大欣喜是诸多史料可互相印证。如宗圣觉苦修顶佛，在陈基的《送觉上人序》中也有提及：“闻上人住钱塘古刹，衣粗食淡，焚诵修持甚力，时长跪顶佛，竟夕不寐，其刻苦精严如此。”

我等搞文史研究，所喜莫过于此。遗憾的是，宗圣觉晚年将自己所作诗文，付之一炬，以致我们无法得见他的诗作。“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上人所为，也可理解。

我们且读石室祖瑛《寄赠华阳洞隐者，次虞伯生韵二首》诗作，聊补遗憾：

我居东海君句曲，道远那知消息真。仙家自有缩地术，夫子无意横目民。遥应洞草充餐惯，不记蟠桃著子频。谁与寄书白土垆，好在佯狂史道人。

匆匆一别隔几尘，眼见蓬菜浅复深。钓鳌每忆任公子，放鹤谁同支道林。丹就只应长不老，诗成多是独狂吟。明年就子霞架海，先遣飞车候远岑。

“我居东海”，应该就是住锡隆教寺时所作。从法系上说，先后住锡隆教寺的石室祖瑛与宗圣觉同为临济法嗣，石室较宗圣觉大一辈。而宗圣觉的剃度师又是天下第一丛林径山寺的四五代住持本源善达禅师，可谓名副其实的“师出名门”了。此外，宗圣觉的同门师兄绝海法舟，正是舟山人，曾住持金陵汤水延祥寺近二十年，也可说道说道。

朝花夕拾

清代舟山诗人陈庆槐的借树山房

□王立

近日，《借树山房诗草》真容现世，也让笔者推开了以陈庆槐为代表的这一定海诗派的研究序幕。

陈庆槐，字应三，号荫山，清朝著名舟山诗人，有不少弟子，其中之一即为舟山著名诗人叶星山先生，叶星山亦为马岙石芝坑秀才王元恒之老师。

借树山房，到底是何意，这就要从陈庆槐留有的一首《借树山房歌》说起：“家可浮，宅难卜，朝东暮西鸟择木。萧然庭院无一枝，安得陶家青绕屋。青青绕屋树几株，陡觉城市同山岬。此树不知为谁种，此屋大可连墙居。炊无米，食无鱼，坐无毡，出无车，向人开口徒欷歔。我酌邻翁一杯酒，分将余荫归吾庐，从君借树真区。君家有树惠不费，我欲种此须作十年计。十年之后阴始成，十年之前屋无蔽。山房易构树难买，小住安能守株待。眼前布置本天然，阴浓坐觉春如海。墙西老屋连墙东，众绿结幄青幌。夜半枝头宿鸾鹤，春深檐角蟠虬龙。楸枰影乱书幌润，碧云飞绕红尘中。举头对树作长啸，两家莫辨谁主翁。吁嗟乎！人生世上事亦偶，身外之物何必定吾有？天为斗帐地为茵，万象森罗到窗牖。君不见，长歌未竟树点头，山房今夜风飏。”

这首诗其实就是阐释了“借树山房”之意，同时这本《借树山房诗草》的名称，应该也是由此而来的。从诗词大意中可知，这个树乃是隔



岱山厉族门墙上的题额为陈庆槐所题 资料照

壁邻居之树，光是从这句“此树不知为谁种，此屋大可连墙居”就可以看出邻家之树颇大，“阴浓坐觉春如海”可以知该树异常茂盛，且树荫可遮盖至陈庆槐之院中，故而陈庆槐才有借“树”之语，才有了这个借树山房之意。

陈庆槐有一挚友，名曰：叶鹤渚，陈庆槐曾为其留诗一首，留有“茫茫尘海中，得君一知己”之语。在诗中，还有“忆昔举明经，同袍互惊喜。八月乡闱开，把臂谈书史。鼓吹习艺林，步趋正文轨。”“八月乡闱”

指参加乡试，可知在当时陈庆槐与叶鹤渚共同研习书籍探讨学问，而陈庆槐于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中举人，五十五年（1790）中进士。而后开启了他飞黄腾达的前半生。

《定海史志网》有载：陈庆槐授中书舍人，迁典籍厅协办侍读、军机处行走，充文渊阁检阅、内廷方略馆分校，继充顺天乡试、礼部会试同考官等。

“人生世上事亦偶，身外之物何必定吾有？”此句可谓是一语双关，一指其树，二指其看淡名利之心。结合陈庆槐的生平可以发现，其父病

故，陈庆槐辞官还故里，从此无意于仕途。“天为斗帐地为茵，万象森罗到窗牖。”可知其胸怀之大也。

本版与市政协
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合办
第1261期

来稿请发
zswb03@zsnews.com